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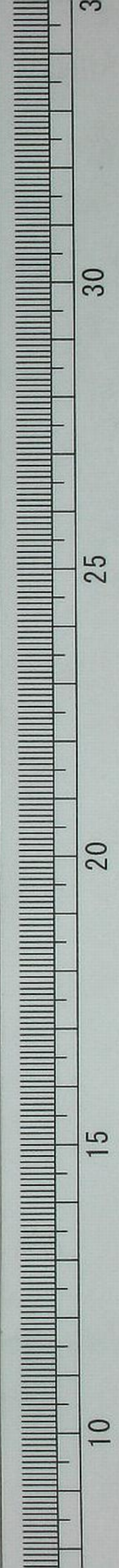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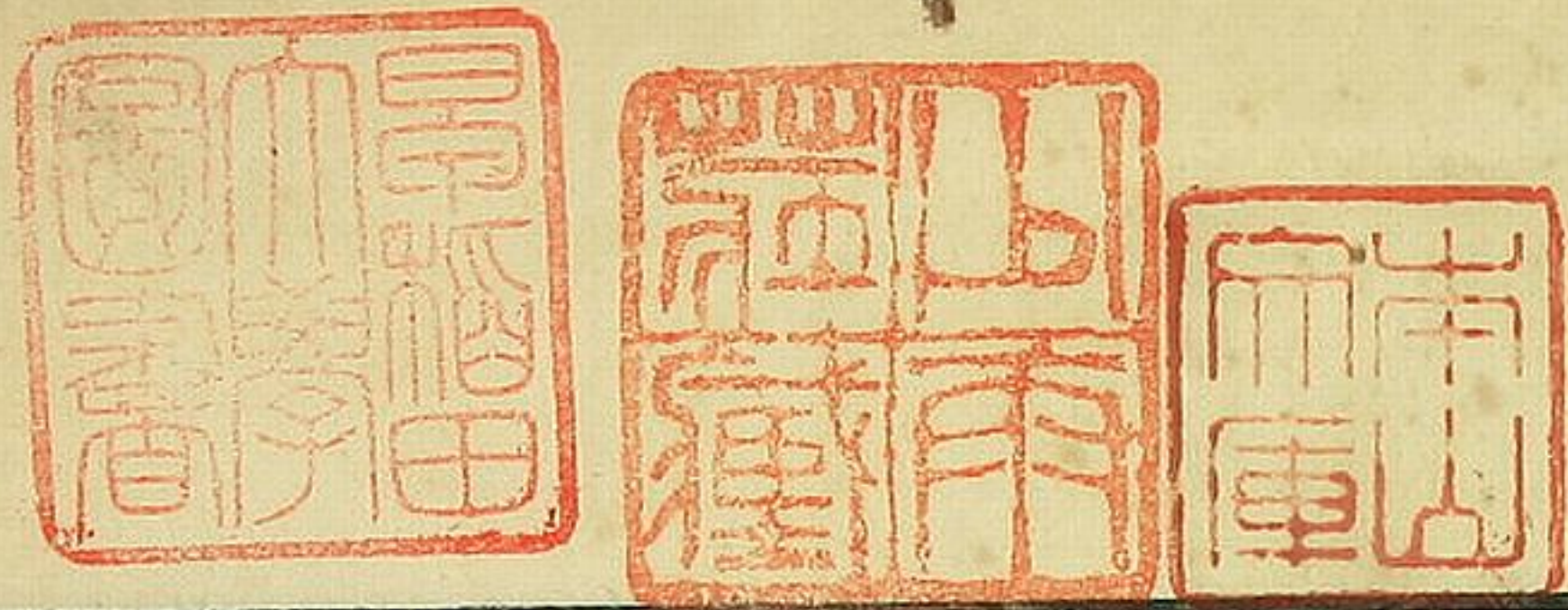
峽中記遊

完

No. 482
峽中記遊
冊一函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850





文庫 11
A 1850

陝中記遊

文久元年龍集辛酉夏
六月上梓 求諸已齋藏



酒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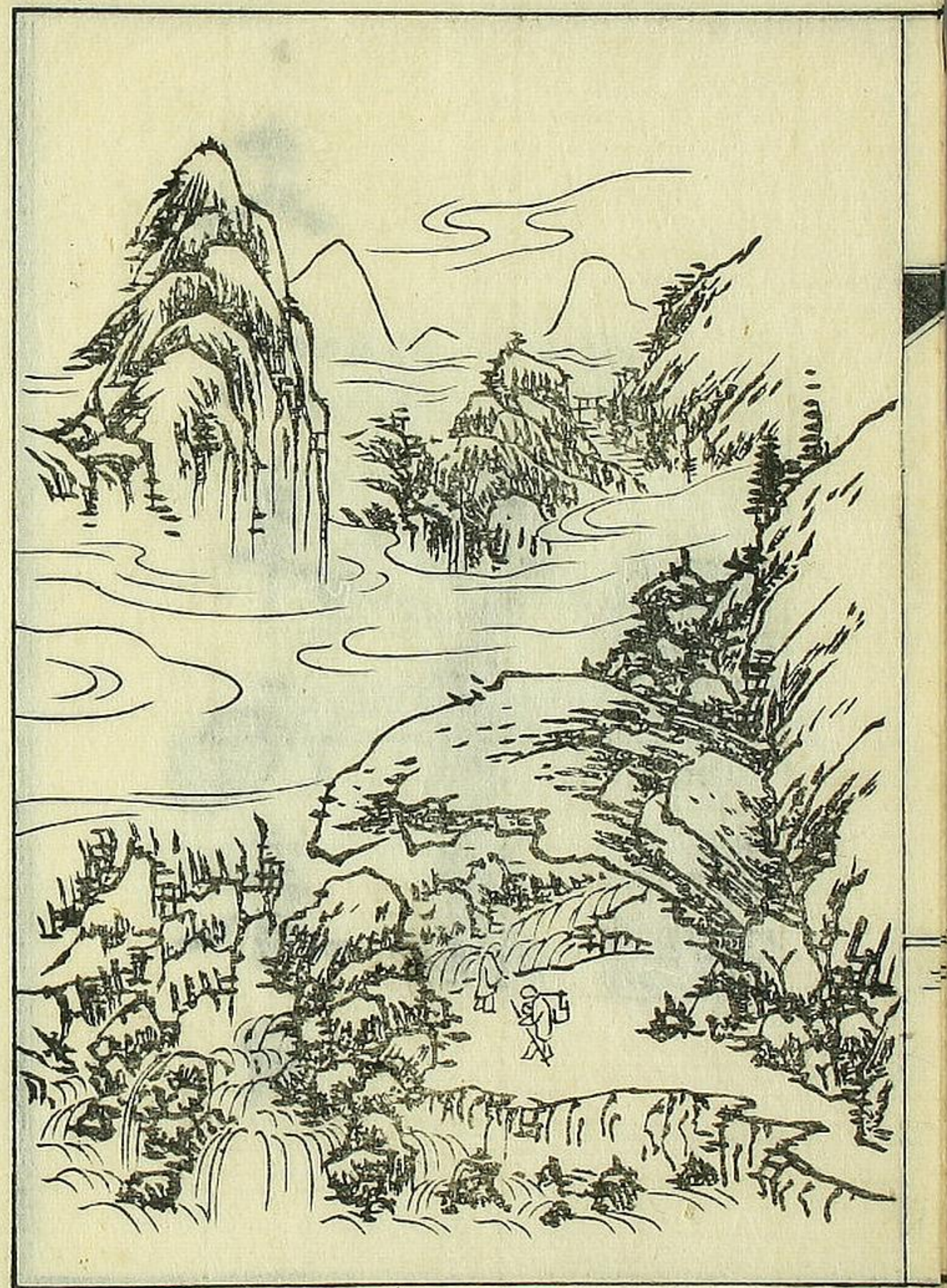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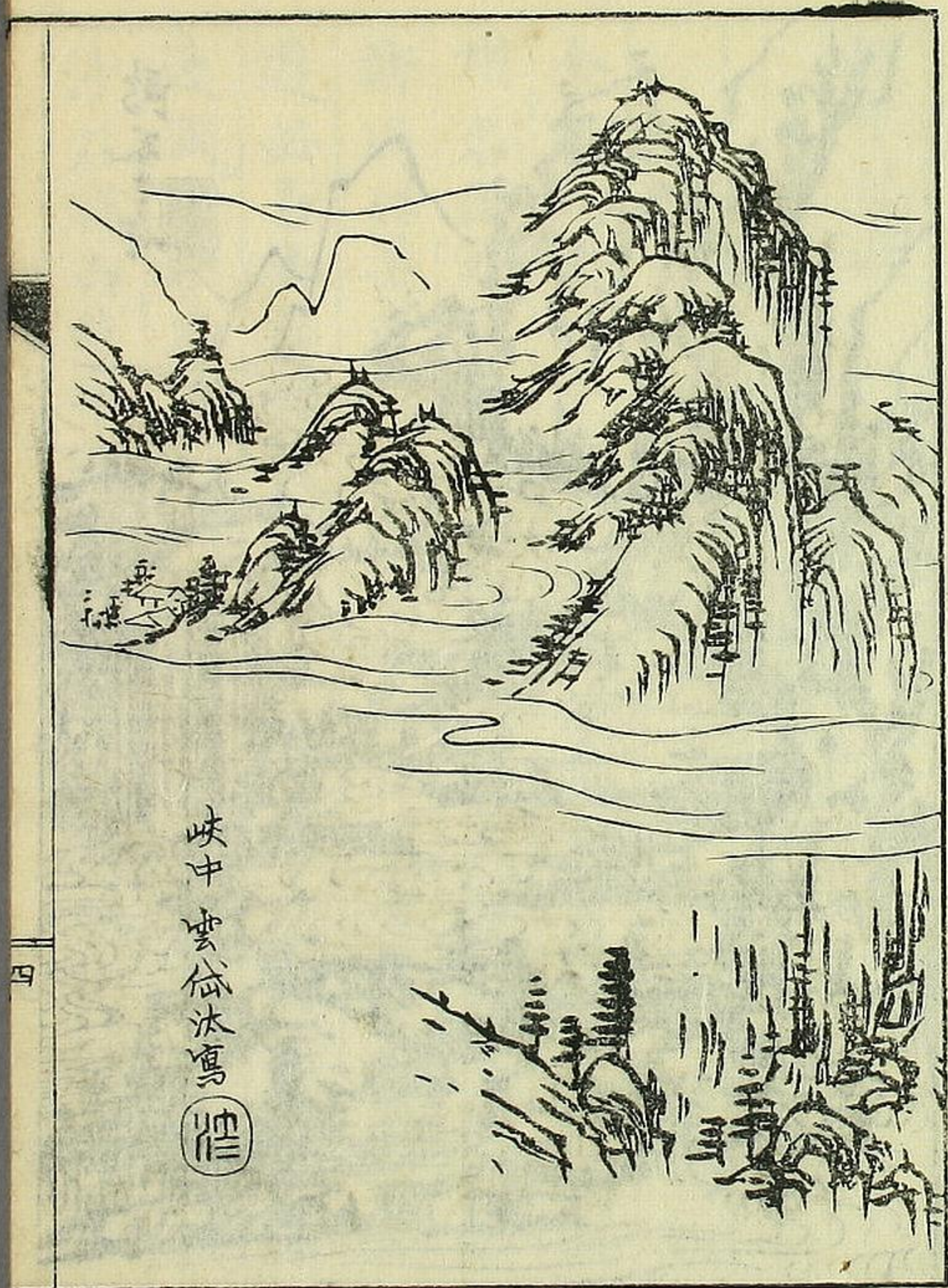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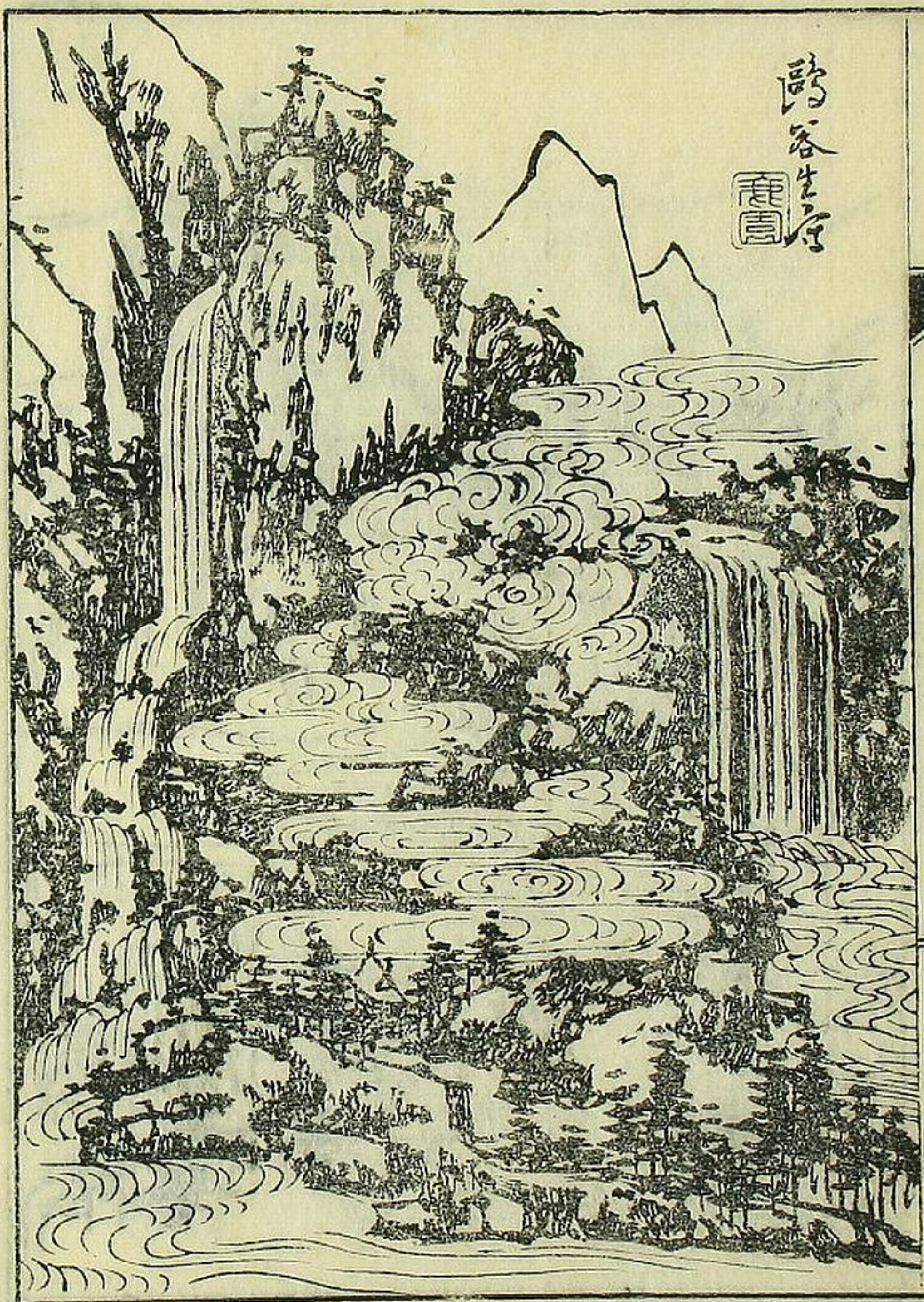
翠平

文久辛酉春日

翠平







峽中記遊

江都 菊地駿千里氏

遊御嶽記

余之督學於甲斐也。身無雜務。官有餘暇。以為此州名山水。宜乘此時往遊。以發志氣。豁胸襟。乃謀諸同好士。或曰。御嶽之勝。甲一州。其程不過四里。遊必自御岳始。從之。三月念八日。昧爽出郭門。過逸岡。踰欒嶺。見一山。其頂皎然如戴雪。曰高砂山。沙石咸白。草木亦奪色。甚奇。循村路行綠蔭中。幽

禽和鳴。聲若琴瑟。左折過長阜。旁有小碑。題曰新道。聞距今十七年。有民圓右者。捐財闢此徑。以達御岳。道旁山脅。逶迤而高。過厓腹。白沙崩敷。視高砂山。更皚然。踏之。瑟々沒履。有藍關馬不前之想。北折而西。見壯流自北來。是為荒川也。源發金峰。南流與富士川合。廿里而入海。挾水諸山。皆連脉。金峰盤礴數十里。水南支脉。至此稍伏。所以人得行道。側有小祠。古松森擁。曰天神森。新道諸勝。以此為始。其東巨石床敷。為望鷹石。其下絕壁百餘

尺。深潭不測。沙明水澄。纖鱗可數。西絕水有高岑。松杉葱蒨。巖磬離立。曰鷹巢山。自潭而上。多大石。差次相蹙。水行其間。轟然如雷。漚為車輪。曰轆轤瀑。溪水會湊。若長虬。騰而擣山址。艸木皆震。曰不動瀑。登龍之巖起山腹。蜿蜒數十丈。橫皴鱗起。勢如升天。有石人相對立。宛然拱揖。名寒山拾德。或巖脉引線。若兩脚。或石勢相偃。若猿子。怒者席踞。駭者磨斲。鳧俛鶴昂之貌。鼈藏龜遊之狀。悉成於鬼斧。其上狂峯怪嶺。累累然起。土戴石。石戴土。全

土而黝赭。金石而麻皴。拗折者直裂者。橫埽者無狀不具。古松老柏。偃生倒植。爭為詭態。樹之變亦極矣。大抵巖崖峭立。不下百尺。有飛泉傾瀉。奔水益碎。激洲砂相礮。玉色欲飛。此間約一里許。愈出愈奇。順仰踟躕。不覺晷刻之移也。峰轉溪迴。徑路既窮。乃累材為棧。以通之。旁岩突兀。逼人。其隙不能以尺。信稱磨鬚磨袖。踰此二險。忽至斷崖。板橋架深潭之上。名有年。自此行溪北。抵羅漢寺。平。平猶坪。謂谿側稍平處。細艸如剪。可摘翠而步。溪畔

一大石。逼肖蝦蟇。喚兩狀。曰蝦蟇石。皴皴皴。皆具。唯欠聲耳。又度一橋。曰柴橋。其下石平。水淺。見佳魚。狀似鱗。色淡紅。點黃斑。十百成隊。粲如撒錦。名夜未女。余嘗聞。上毛信甲諸州。幽壑產此魚。圖會以為字。具比小者。今親驗之。其大者盈二尺。則非字。具比也。聞此魚。二三月。隨水出谷。八九月。逆水而入。其跡與丙穴魚類。未審果同否。自橋而左。細徑如綫。山幽谷邃。林樾攢空。忽眊孤標。躍出其上。若仰若俯。若迎若送。其狀每步為變。非變我所

行頻轉也。就視之。即一崇巖拔水。衝突雲霄。高十餘丈。勢欲飛騰。若其趾而仰之。宛在承露盤下。洵為絕勝。但骨驚神悸。不可久立。謂之覺圓峯。舊說道士覺圓。與異人隔山語於此。其名遂顯。道側柱水起一樓。板屋數間。窺之。聞無人。圓右嘗置之以待行人。名接待亭。物存人逝。為之悽然。其北則一大礮。山怪來棲。人所不能到。名天狗窟。形如倒懸。危欲崩墜。人所疑懼。名釣窟。尖巖突出。可五丈。呀然張口如鰐。將吸溪。有怪石象蹲而塞之。鰐怒欲

齧。象不敢避。鰐吻象顛。不合者僅四五寸。日光穿透。空隙。反映兩石間。亮然如門。是為石門。方廣三丈許。過者恍然。疑赴洞天福地。左壁滑澤如磨。曰滑窟。鑄乙骨氏文及諸彥詩。俱稱新道景勝。其言洵不浮矣。從覺圓峰北。並水而步。石益怒。水益怒。珠飛雪舞。渴虹降。浮梁橫。逆而為夏雨。響而為秋濤。離奇變幻。令人悚悚。餘如仙娥瀑。眩石。沸玉泉等。尚有數勝。皆以迂路不往。右登峻阪。絕頂建華表。曰朝天門。聞自此至御岳有三華表。是為第一。下

阪度畧約。至猪狩村。圓右此邑人也。家素富。以闢
新道。傾竭貲財。子孫稍貧。云渡岡壠半里許。得第
二華表。不覺疾趨。須臾抵御岳邑。人屋稠密。而祠
祝居半。遂過第三華表。拾石級五。歷樓門二。造祠
前。祠有三。一合祭。少彥名命。大己貴命。素
戔鳴尊。一祭。日本武尊。一祭。東照大君。昔
大駕蹕于此。故祀焉。顧烈祖恩澤遍天下。宜乎
鴻迹所存。每致盛祭也。祠左右。列神輿殿。樂殿。廡
廊。皆極壯麗。有古櫻樹。環欄不許近。云花黃瓣奇

芬無比。神甚愛之。曰稱曰金櫻祠。樓外有櫻樹數
十百株。挾道。謂之櫻大門。昔時自和州吉野山移
栽。云府城花謝已旬日。此間蕾初吐白。盛開當在
二三日後。予不審花候。不能賞奇葩。惜夫。祠後一
峯肖蓮岳。色如積鐵。曰黑富士。與之並峙而偏。曰
刀岡。西厓嶮立。數十丈。孤寨如筆鋒。曰我貴山。東
一峯。峯寧宿雪。曰白山。其餘群峯。巒兀刺天。皆金
峯之支山也。不裹兩日糧。不能造其頂。此岳崇鉅
之概可知矣。遙見老杉蔽翳間。一水奔瀉如矢。嚙

石瀟瀟有聲。即荒川上流。聞其濫觴。在頂陰支峰。鉄嶽南麓。乃甲信武三州分界也。回原路。憇祠官某家。語及金峯諸勝。某備說神像。崑千丈瀑。聖崑朝日峰。挽鎖攀梯之狀。傾聽久之。不禁魂飛。歸途有三。曰外道。曰新道。曰龜澤。定取外道。出邑登長阪。行幽林中。可半里。聞羅漢寺不遠。時日已過。映割愛不往。阪益峻。抵高岡。如度馬鬣。眈甚豁。其西駒嶽。鳳凰山。白根諸峯。聯延起伏。南則荒川如匹練。屈盤深林幽谷之中。一覽可盡。面前崔嵬曰懸

鞍巖。形如名。稍下。見崖腹有巨掌痕。曰天女掌。螺旋紋理。隱然俱存。下阪遠山。逶迤一里餘。至吉澤村。日過晡。時天陰翳。未及府城半里許。雨驟至。忽歸舍。則初更矣。是遊所經。皆幽邃清淑之境。足以發志氣。豁襟懷。殆過雅素所聞。是既可記。况其奇勝多在新道。其境在深谷巨壑之中。世人後無遊覽之期。而側邑旁村。雖歷千百歲之久。無有能捐財闢此者。一旦遇圓右夷巖。峻通徑路。不惟便行旅。又使文人墨客。得縱遊覽焉。以暴白奇勝於

天下其功不朽于百代。乃今日之樂亦圓右之賜也。烏得不記之以報其德乎。曰叙行所經。作御嶽遊記。同行者。甲府士久保田某。磯部某。加藤某。匹田某。繇而後者。二生。曰小野某。河西某。是歲安政六年也。

遊羅漢寺山記

遊御岳後數月。新道之奇勝不忘于懷。會小野休焉來訪。休焉以醫行于州者。乃語及之。休焉曰。新道瑰琦。固甲於一州。而羅漢寺山秀特。又甲於新

道。遊新道不至羅漢寺山。猶遊天台。不至瓊臺雙闕。豈不遺憾乎。僕曾遊識其畧。請為導。於是遊意頗動。九月念八日。適得暇。輒促休焉。久保田某。柴田某。匹田某來會。遂拉小野生。河西生以行。天翳而燠。為兩候。然遊意已銳。不復顧慮。取路吉澤村。循荒川。度一橋。長可二十弓。崖峭流迅。不可得柱。乃累材於兩崖。層層相次而進。以合于中。謂之龜齡橋。制與猿橋同。雖鴻水暴漲。不毀損。相傳樸山公置此橋通間道。以備緩急。今則專為行旅之便。而

其繕修用度一切出於官。豈非照代之賜邪。余詢曰：諸君生長此土，慣看新道之奇。余則再遊不可期。今日將復縱觀，僉曰諾。於是復抵望鷹石小憩。時金天將晏，俯瞰長潭，澄清不啻往日。渟膏凝碧，如拭鏡面。山之頷頤，人之嚙頤，莫得遁形。緣崖而下，篳最窄，窘步數十弓。始達溪壩，評石品水，一皴一泓，悉舉其奇。且看且行，比諸前遊，更可喜。既抵石門，擇一盤石，團坐其上。汲溪烹茗，味極適。乃開行厨，傾瓢為小酌。時山谷多霜葉，紅黃斑斕。

覺圓天狗之諸祟，與石門隱顯彩樹間。如見靈府琳宮於祥雲中。金風度岑，群松謾謾生聲。殆疑諸菩薩之奏樂也。還過柴橋，有同行先來投釣者，獲夜未女數枚，盛之籃，彩鱗激刺欲飛。聞此魚不獨質醜，其肉脆美。奴視溪鯁者，食指頓動，乃齋去。又沿溪行，抵羅漢寺坪。自此上山，仰視其頂，蔭蔚如雲。側峰聳峙，高更一層。休焉，指曰：昔有彌三郎者，居之。不火食，曰名彌三郎岳。即此山最高處。足趾且及彼，君等宜努力。余曰：古人有言，華岳不知幾千

十二
仗。遊者必極三峯。吾人得不極三峰乎。自奮而先
竹箭森挺。沒路。松杉斜懸。仰不見天。屢迷方嚮。螺
轉而達半腹。兩崖石壁千仞。幽澗中斲。隔澗有
石甃石鼓。形狀宛然。殊恨視之不近。仄徑嶮巖。艱
步。初登數十步。輒稍疲就休。後未五六步。蹠蹠然頓
地。賴有沸泉。乾喉為之復蘇。目竭屢行。忽得二嶂。
相對峙。其間有梵刹。即羅漢寺。堂宇蕭然。傳言機
山公嘗賜粟量器於寺僧。任其倡州募錢穀。頗致
殷富。後寺罹災。并量器燒亡。故貧窶不可救。緇徒

知吾曹痛。懇招淪茗。供栗子。僉喜喫。俄頃而盡。所
云深山得食。勝得美官者也。自此至峰頂。尚一里
許。時雨頻洒。衆相顧悞悵。休焉曰。山中既無雨具。
不若甘受沾濡。徑趨吉澤村為計。前嶺雖危險。踰
之頗捷。亦不愈束手。逮昏夜乎。衆心決焉。於是出
寺。左右峰巒簇擁。前當懸崖。紆餘成數層。皆可尋
蹊徑而躋。唯有一所峭立二丈餘。倚獨木於崖。斧
痕級次。以為梯。攀之則兀兀動搖。勢極危險。其上
有窄徑。劣容單躅。敗葉填覆。人行其上。不知窳隆。

陷躋輒仆者數。既而徑窮。厓谷忽破裂。旁為尖崑
所偏。進退不可。遂踰崑肩。滑澁不受趾。若一失脚。
即墮不測之谷。皆惴惴踣步。怪藤蜿蜒。驚以為巨
蛇也。從是峻益甚。每步足膝點心胸。前後人相推
挽而登。亂石掉雲。谿訝壘杏。儼然為窟。中寘小室。
安羅漢像百餘軀者。三迂路視之。像長尺許。半剝
蝕。歷歲既久。傳為釋空海所彫。未詳何年過此。留
偉迹。山高風勁。鳥雀不能上。草樹難長。悉垂枝古
苔鬢鬢。掛其上。如亂髮。始知范氏大我記不虛造。

巔危崑嶺立五丈許。若靈鷲展翅。下臨無底之谷。
遠眺尤勝。余與休為抵翅端。新道諸山當前如培
塿。少北則金峰如螺髻。少南則茅岳如側弁。鳳凰
山。駒嶽。白根諸峰。如飛舞跳躍而出。而富士山簪
巽位。如齒蓄之初開。頂雪爛然。其餘殘山剩邱。一
一供指呼。時雲烟縷縷出谷。空涌如潑墨。所過巖
樹皆成鵲突。画頃之。奔騰如波濤。諸山汎汎欲行。
須臾網緼。幕于半天。遠近所見。已不可識。但西南
平壤雲翳未布。乃俯崖縱觀。無釜鹽川。荒川諸水。

從各方趨注。搖光蕩綠。率七八里。而入富士川。其間巨摩八代二郡。田疇村落。如碁局排子。可目數而手撮。休焉曰。奇不特此。有五指峯在崖下。但苔蘚滑膩。一滾便投身數千仞之底。寧可貪奇而遺性命邪。余聞瓊州有五指山。常恨無緣見。今得諸眉睫間。何可遲疑。直薄崖俯窺。群礫砢中。有五石峰。頂尖址豐。屹然相列。如豎掌排五指。時雨絲絲降。猶隔簾見佳人。不能晰其肌理。可恨甚矣。聞又有石橋。幅五六尺。長五丈許。架峻巖上。甚奇怪。遊興

復奮。將探之。休焉云。此境山怪。所棲託。能至者。周歲不過數人。而今得衝兩極高。以探諸勝。亦已幸矣。若石橋。留以為後圖可也。余悵然久之。曰。既平隴。不當復望蜀。乃不復前。時同行多年少。皆氣銳。不顧危險。穿林摘菌。極芳烈。已釣于溪。又採于山。壯遊中。無隱趣。亦奇。遂回踵。峻峰絕巘。羅拱四圍。無復蹊徑。扳葛攬石。偃僂而踰。其窘過前。然胸襟已豁。志氣益旺。浩浩然。有兩腋生風之想。不覺一身之疲勞。勇往三里許。至吉澤村。已過申位矣。過

某家小憇。初以上午登山。遇雨。冒雨者凡三時。衣
襦咸沾。寒氣沁肌。至此始借油傘數柄。衆意稍安。
比抵千塚村。雨止。歸舍。則列星炯炯。無復陰霾。於
是余竊疑遊山二次。每遭遇雨。而此遊殊甚。豈山
靈不容吾徒。何艱窘之至此乎。既而翻然謂唯其
致艱窘。所以能容也。凡事至窮處。別生妙境。苟使
吾得好晴。肆幽搜。佳則佳矣。然其觀不過人人所
同。何足為奇。今衝雨冒險。已至窮處。故境界自別。
寔為罕世之觀。休焉。徃以天台之游。比之。予竊疑

不倫。今而後知其非誣爾。然則此遊也。山靈之所
賜已多。其肯泯然與平常之遊等乎。故為之記。不
獨志山水之勝。索且以志難遇之機。為同好者告
焉。

大瀧山雌雄瀑記

余嘗讀表子才浙西三瀑記。奇其不相復之狀。以
為造物何特巧于彼哉。及覩甲斐雌雄瀑。乃知造
物之巧。逾出逾奇也。己未歲。余祇命於甲府。道大
瀧山。攀躋三里餘。詣不動王廟。廟後即雄瀑。遠望

之如銀河倒懸九霄。近視之約可二十丈。從壁頂降。銀繩分灑淙淙五六丈。其下斲崖偏軟。礫砢岌嶻承之。攔勢拗怒。為狂電。為狼雨。為萬斛雪。為千匹練。玉明珠瑩。冰霜騰耀。復合為一條白龍。遠岩穿林。蜿蜒向麓而去。水不其多。聲不甚喧。崖側有托足處。余與二三子凝立仰觀。飛沫傾濺。袖襟皆濡。眼眩股慄。疑崖石之與水並崩。惜不能久留。碎銀中耳。回踵至雌瀑。遠廟過幽林。一境忽亮然。絕壁巖嵒如城堞。瀑布從綠樹蔭蔚中來。幅八九間。高五

丈許。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如翠羽簾垂靈閣。時有水珠。氤氳滴苔。黛色嵐光相映。會日光下照。琉璃變為玳瑁。為紫金。映麗四布。春艷秋清。翕忽變幻。可愛不可褻。為較之雄瀑。其趣毫釐不相襲。彼強此婉。彼獍狺。此窈窕。彼衝突激越之狀有餘。此幽邃靜淑之態無遺。此之謂雌雄也。峯頂更有一瀑。直下可三丈。即水源也。經途險惡。非拚性命不能到云。夫同源同派之水。其趣不相襲如斯。則又浙西三瀑布所不及也。子才嘗曰。昔人云。讀易者如

無詩。讀詩者如無書。於觀浙西之三瀑而信之。若
使其觀此瀑。則其讚歎將如何也。蓋造物之工。每
出於意料之外。雖以子才之博洽。竟不能臆測。而
余以晚進。謏聞得見其所未見者。顧不至幸乎。

蜀荆江雅幹嘗遊沱野川作纒之景山百言予
謂沱野川扇頭小景而侈張如是所謂割雞用
牛刀者使之遊奇山必自逞跌宕之才幸
然後為其好耳上年雅英淨命為徽
典館督學得暇探御嶽之勝作也記山水皆
奇道力亦奇之令煙遠脫筆意生
祥一不待盡其伎倆甲必第人一名勝悉
現出之在甲佳閱者有舞祀祀以知士之

抱身氣儲而不過于世者如執扇於山泉方
未絕盡其技一旦感風而止之層卷就
附風而後得旋其才與於天下蓋亦如氏
類作今古不少然其深慨

庚申楊月 石菴修



